川:男的。是個詩人,叫WH Herbert,他用英語和蘇格蘭方言寫詩歌。那次還有一個美國來的中國女作家。

楊: 叫什幺名字? 是用中文寫作還是用英文寫作? 是中國大陸來的?

川: 用英文寫作。名字我想不起來了, 好象她的作品裏還反映同性戀問題。

楊: 敏安琪?

川: 對, 是她。可是我沒有碰上她。她頭天走, 我第二天到。虹影也在英國。

楊: 虹影也住在倫敦。

川: 虹影是我的老鄉, 但是至今沒見過面。上半年和她通過兩次電話。她和我的朋友傅天琳還有小柏樺他們很熟。唉! 我們還是來談一談詩歌吧! 我想,我們先來談一談作家,例如, 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一批, 比如說虹影啦, 還有美國的嚴歌苓啦

1980年代中期, 一部中國電影《紅高粱》讓國際文壇上出現了莫言的名字, 也讓國際影視界冒出了個張藝謀。他們兩人到底誰捧出了誰是一個至今都還在争議的事情。但是, 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建三郎去年在北京回答記者的提問"你最喜歡的中國作家是誰?"時, 他說是莫言。

之前的那一批。從詩歌的角度,就是在你的"尋根詩"之后,"尋根小說"那一批, 我想聽聽你的看法。事隔十來年了, 你又是從國外的眼光來看當年的事情,從時間和空間都有一個間離和沉澱, 從文化、文學的比較, 我覺得都是很有意思的。

楊: 中國是有文學內涵的, 從現實題材的厚度也好, 復雜性也好, 深度也好, 絶對應該産生大作品。但是, 很多作家本身缺少深度, 缺少那種必要的文學的眼光和意識, 擺着風景看不見。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有一定的歷史深度和對文化的感知, 包括一系列語言思考, 但麻煩的是, 八十年代的思想, 走得太快太匆促, 一下子涉及了太多的題目, 但都沒有到達足够的、充分的程度! 然后呢, 就是九十年代, 嘩的一下子轉向了商業。所以, 那時的一些作品在文學本身、寫作的意識本身還很薄弱, 基本上依仗着現實本身的豐富性。回顧過去, 我覺得,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失敗, 在現實提問面前的文學的失敗。體現在作品的形式、結構的意識、作者獨特的時間和空間的意識, 以及整個反饋出的語言意識上。

川: 你指的語言的意識就是我們討論過的文學本身的創造性? 例如說, 你提到的尤利西斯?

楊:可以這樣說吧。對現實深度的感受力和語言的創造性是兩個尺度。西方現、當代文學, 英語的也好, 西班牙語的也好, 希臘語的也好, 對現實思考的深度和語言的創造性方面都不缺。我認爲, 没有什幺"共同的"現實, 一個作家的"現實"只是他揭示在作品中的東西。我們的作家却是僅就社會現象說事而已。中國文學, 如果僅僅是滿足于對現實的表面描寫上, 如歷次政治運動的大掃描, 訴苦埋怨, 我覺得, 不一定能够寫得出什幺東西來。說白了, 比如說, 文化大革命, 到現在爲止, 真正發掘出了多少東西? 我是說, 以前的人没有說過的東西? 我想象中的成功作品, 要幺就是非常徹底的! 要幺就什幺都不是, 這標准很要勁!

横掃美國文壇最高獎的美籍華人作家哈金: 1999年, 他以英文長篇小說《等待》(Waiting) 獲得第五十屆美國最頂尖的"全美書籍獎", 又于次年以同一本小說獲得美國"福克納筆會獎"及"《洛杉磯時報》圖書獎"。他用"一個没有愛情的愛情故事"把美國文壇最高獎幾乎掃蕩一空。然而當年, 他的小說却是他在出版詩集時, 出版商處于利潤的考慮, 强加給他的副産品。

川: 去年哈金來的時候, 我們就坐在那邊那幾張沙發上聊。北島比他早一個禮拜來。

楊: 哦.....

川: 哈金的小說詩歌都不錯, 文論也不錯, 人更好, 謙和樸實極了。他